

普及本

未央歌

廢名



在這大地上，最最大的一株五月梓樹，在東有一個池塘。芙蓉川河在這

鹿

橋

著

未央歌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六月美國康州且溪延陵乙園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普及三十四版

未央歌 一冊

普及本基本定價貳元正

著者 鹿橋

發行人 朱建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獻 給

最親愛的
父母親

願能把這些年離家的生活，及校中的友愛，寄回家去。

八版贅言

去年夏天未央歌第五版發行不久，道濟兄就寫信告訴我準備六版序免得要印書時來不及。那時我剛旅行回來，不但出門多日積下的事務，信件待理；所研究的題目，所採集的資料筆記，都亟須思考及溫習，一時實在抽不出時間來。八月間回到康州、且溪、延陵乙園去避暑也是避世，那時積欠的繁雜事務稍稍已整理出了一點頭緒，幾篇急需交卷的稿子也寄出去了，才把要着手的新故事，暫定名為「六本木物語」的，推在一邊，在慕蓮殷殷鼓勵之下，趕寫了一篇通訊當序，也減輕一下心上對隔了遠洋新舊朋友的歉仄。

也就是因為被我這麼一拖延，六版序寄到商務印書館時，六版不但已經出書，並且早已賣光了。爲了應秋季開學的需求，七版都早已上市。道濟兄來信囑我準備八版出書事宜，我就決定把原爲六版寫的再致讀者的信依原樣在八版中首次印出，只加這一篇短短贅言在前面好取信於讀者亦保原真。

耽誤了六版序不足稱爲損失，爲了等這篇通訊倒把陸國民兄的散民舞曲等到了，現在亦印在八版裏可以算是額外收獲。

前些時要想藉未央歌新版機會印幾支寫這書時譜的歌曲，及發表一篇討論讚美友誼的文章的，現在可不敢再拖延了。都等下次再增印時再加入罷。

鹿橋 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日清晨二時半

於神鹿邑家中

六版再致未央歌讀者

從發表「再版致未央歌讀者」到今天又是五年多了。這五年裏因為忙些別的事情一直未能好好兒地跟我敬愛的讀者再寫一封長信。從未央歌三版出書到第五版問世，都是因為路途遙遠消息不靈通，連連失去與讀者藉新版之便通個音訊的機會，說起路途遙遠，這話也不太公平；這五年多時光裏，我因研究美術史的關係又會到臺灣來了五次，停留的時間長短不一，每次聽新舊朋友說起未央歌我心上都暗暗默許，下次再出新版時一定趕寫一封致讀者書用以當序，可是每次新版都是在我未查覺時就印行了。於是五年來雖然無意荒疏，可是竟像是得了信不同一樣，從「再版致未央歌讀者」一文後，誰也沒聽見我出一聲兒。

這一次商務印書館周道濟先生與我保持連絡，預測六版出書日期，好及時寫序。王雲五老伯又特別給我們許可，此次加印精裝本若干以應收藏者的需要。館方亦準備另為新版設計一下以求美觀和改進。原來的紙型因為屢次製版已不堪再用，我們要找一個好本子製影印版。品煥妹丈同綺連妹慨然讓出所藏原版道林紙精裝本為照相用。大家如此幫忙，我心上對每一位都十分感激。

未央歌自從移到臺灣商務印書館以來出了這許多版，得以和世界各地許多新讀者見面，要念到馬壽華老伯的愛護。五年前若是沒有他老人家把版權登記註冊及發行法規指點清楚，辦理妥善，後來出書也不會這麼順利。

商務印書館在王雲五老伯領導之下，走上了新出版事業營業正軌，使作者得有保障，給我一個新經驗。我謹藉此機會向全館全人，自周總經理以下，每一位深致謝意。

在這一串出版幕後的情況裏，只有一個細節似乎老不能按了拍板協調。這個步伐不能一致的小卒就是我自己，這個整年忙忙碌碌、跑來跑去的作者。今天我在延陵乙園家中連夜趕寫這一篇序文，心上完全沒有把握，來得及來不及印在六版新書裏。我為甚麼急着要和讀者通消息，又為甚麼未能把握好時間，容我分別慢慢述說一下。

今年春天我得到一個休假的機會，一邊旅行、研究、收集材料，一邊忙着還近來積下的文債。先在香港寫了一篇廣播講演，談中國人在空間觀念裏對自我的看法。這篇文既是要在無線電上播講，所用的便是口語文體。字裏行間雖然都是就近一家人談話的情調，同時也是提醒居留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國人、及受到中國文化好處的人，這個文化所提供的自我觀是極具世界大同思想的。每次提到「人」，都是泛指人類每一份子。這與如今紛爭的國際情勢及野心的國際政客頭腦中分辨敵友的「人」，有基本觀念上的區別。所以用的雖是自家談話的中文，而關照的是文化上國際間的趨勢及我們的理想，其對相是不分國界的。

三月底我到了台北，又是在旅館裏寫文章。這次是為故宮博物院寫一篇討論晚明山水畫的論文，以故宮所藏的董其昌作品為中心談那一個時期山水畫的演變。所討論的雖是歷史，而意在文化演變的靈機消息與潮流中的人物色相，其道理是不別古今的。

這兩篇文章的主題常在我心上，前次在「再版致未央歌讀者」中已略談過「個人」與「大同」理想的觀念。今天寫到這裏也就想起當時寫的另外一段：

中國思想界說保守確很保守，可是說活潑也很活潑。儒道兩家早就互相切磋，到了晚明連釋教

禪宗加在一起真是波濤洶湧地好看。這正如那時期的山水畫一樣，局外人還在指指點點說中國山

水畫幾百年都是因循抄襲呢，幾齣精采好戲就在不注意中都已演過去了而全未看見，真是：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在臺北時間甚短，寫這篇文章之外，還要校閱先已寄來另外一篇用英文寫的論文，那篇內容雖然與這一篇大致一樣而着重點，對相，及引用材料皆頗有不同。另有一點也值得一提的，就是這篇文章所用的中文文體是學術性的，與那篇廣播講演所用的就大不一樣了。

看到這裏，我想有許多讀者已經明白我爲甚麼要敘述這幾件事，甚至已經原諒我爲甚麼那時候沒能够與大家多聚會或通信連絡了。不過請容我再寫下去，事實上比這裏才開始描畫的還要繁複得多。

寫文章，找參考材料，會學界先進與同道不祇爲此一二篇文字。我的新研究目標此次恐怕篇幅不可能許我詳談，我祇能說爲了了解我們的文化，我近年來從建築史上又重新把注意力轉回地形地勢上來。我早年就對風水及許多別的傳統的知識有興趣；未央歌一起首不是就有一位風水先生嗎？現在我更知道深埋在那些有時是故作玄虛的文字裏實在是許多積藏的地形地勢氣象水流的想法及經驗。我們文化在演進的過程中採用不同的字彙來對演進的社會表達這些經驗。今天我們因爲採用了西方科學技術名詞之後，聽了這些過去的說法就覺得不科學。可是正如中國別的經驗一樣，如飲食衛生及醫藥，皆不可以無知而又兼巨大的態度，認爲迷信而一筆抹殺。何況風水醫藥以及社會習慣之實施都是歷代不斷的史實，怎可摒於歷史研究範圍之外？

研究書法繪畫不可不知紙、絹之質地，研究建築、城市、設計及沿革，怎可不顧地形地勢及所謂「風砂」的影響？同是「繪事後素」的道理呀！

所以，那一短時期之內，我在臺灣、香港及日本忙個不了。

寫到這裏心上就更覺得自己對讀者朋友不公允了。這次旅行中見到的，多半已聽我說起這些事，現在他們看見這篇通訊自會有親切之感。這次沒有機會見面的，讀到這一段，不免加倍感到距離同生疏。這不是不公允麼？可是我們不要受造化機遇所左右，讓我奮筆再寫下去，把我急於通消息的原因表達一下。

第一先要解釋並求未能會到的朋友諒解的是這次在臺灣停的時間很短。三月廿六日到了之後先趕文章，原定四月十二日去日本，偏偏四月十日報上登出我在臺北的消息，看見的人不少以爲我是回來長住，寫來許多信，打來許多電話，我因情境不許可，失去了寶貴的會見新朋友的機會。更令我不安的是我行程因爲事務上的關係一再改晚，每次又祇是改晚一天或兩天，因之無法定約會，最後四月十六日走的時候心裏許下願要回的信又因幾個月來一直在搬動，改念想寫一封公開信在報紙上發表。未料到此中又因爲趕寫了兩篇英文的學術性文字，沒有能達到這個心願

，直到今天。

近年來好像潛意識地爲自己的思想生活求平衡。凡工作以左、右、劃分。「論文」與「詩篇」這個對比的說法，現在多爲未央歌的讀者所採用。論文即是右手的工作，詩篇即是左手。不是真的兩手執筆，而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一種心理上的區別，常見在禮儀，甚至建築設計中，總之，以右代表理解、結構、正宗、太平時代的傳統，而左則是幻想、空靈、左道、動亂期間的破壞，也有他一個傳統。左右相成，是中國幾千年前就見到的道理。

話說回來，我寫文章先是論文詩篇交互着寫。又因爲用中文及英文的論係想要不偏不向就要每個文字都要一左一右地寫。於是繼香港台北兩篇中文之後先在東京用英文寫了一篇泛論中國美術的文章爲一個老朋友的新書作序，寫得輕鬆，算是左。回到美國又爲王陽明五百年紀念哲學討論會寫了一篇晚明哲學、文學、美術潮流趨勢的短文，算是右。現在與寫致讀者的信及另外手頭一個文藝作品對比起來，過去幾個月寫的好幾篇文章又都可以算右了！這事多妙，多麼有趣！

沒有見到的同學、朋友們：這一股思想及這些材料，都是在台灣我們那些日子經常快樂地、吵着、嚷着談了好幾天的。幾次來台灣都沒有這次跟同學們談得玩得痛快。與我取到連絡的同學來自許多學校，記得有台北縣八里鄉的聖心女中、基隆的海洋專科大學、台南的成功大學、跟台大的幾個組織。

主要的一次集會是很偶然的；台大歷史學會有位丁丕在四月十一日跟我商量要爲同學們開一個座談會。因爲時間關係會期就訂在次日，用海報通知。時間是晚八點。次日同學到旅館來帶我去，我們到晚了一點。那天又偏偏在會前又停了一次電，一時傳言紛紛不知會還開不開。幸好同學們沒有散，還不斷有來的，我們到台大校園以前在場負責的同學臨時把座談會改到一個大講堂，窗台、門口都滿了人，真熱鬧了。當天講的話後來在台大史系導報上發表了，是由田肇毅、馬勵兩位同學執筆整理的。那些時日有幾個刊物發表討論未央歌的文章，可惜我匆匆離去未得向各作者一一致意。中國日報的邱秀文寫了一篇訪問，因此我同幾位中國日報的朋友也成了相識。各談話的內容既已發表了，這裏只如此記錄一下不再詳敘。主要的一點情緒是我由於同學們的鼓勵同友誼，又享受了幾天中國大學

學生的生活。在台大講演的一晚我高興地說了許多話。看了一屋子年青熱誠的臉，彷彿是見到了未央歌裏的人。我忍不住告訴同學們說：「台大很像聯大的後身，你們就像我當年的同學」。那時場中歡樂的響應，叫我覺得一晚上所說的話中以這兩句爲最中聽了。若是果真中了你們的心意，同學們，我心上覺得光榮，覺得感激。

此後的談話裏，我才慢慢地由各方面知道這件與未央歌中人物傳遞燈火，承宗接代已是同學中流行的事。這一次見到了好幾位同學，他們及她們的外號都是未央歌中熟識的名字。未央歌既是只有愛沒有恨，只有美沒有醜的，因此以書中人名來作外號可以說都是「愛稱」。

未央歌在同學中間有如此滋長的影響對我說還是新近才真感覺到的。比前此所見的又廣大深刻許多。這一點據朋友們告訴我因爲大、中學的教授、教師不斷地推荐介紹，我願意在這裏向他們遙呼：「你們辛苦了，你們散播的種子已經發芽生長了。」不但是同學們、社會上就業的及不得昇學機會的人，也有好多位是當初在學校的時候第一次與未央歌接觸。

把未央歌與生活打成一片的例子這次見到不少，這一封成功大學寫作協會由會長林泮國代表來的信，可以說爲我揭開了想也想不到的一幕；

我們是一羣瘋狂地喜愛您的大學生。

許久，許久，由高中走入大學，帶着濃厚的愛，夢着永恆的青春，我們到處捕捉生活中甜蜜的影子，那些未央歌所散播的詩篇，就是我們的祈禱。

話劇社演出了未央歌；逛街、聊未央歌；爲理想而爭扎時，想想未央歌；坐咖啡廳，也聽到未央歌；：無數的迴響集中在那本綠皮的未央歌！

今早，從報上看到您回來的消息，我們興奮的說不出話來，我們犧牲了今早的期中考——我們如何考得下去呢？因爲我們滿腦子是想着您啊！！

所以我們用顫抖的筆寫了這封信，我們知道您回來生活上的忙碌，但我們仍願禱告上帝，請您賜給我們一點寶貴的時間到臺南來看我們，那怕是一刹那的聚會，我們也能抓住您的風采，您肯

答應嗎？

那怕您是順道到台南來，您能來成大玩嗎？

我們出版的這一期「成大青年」有未央歌的介紹與研究，您能賜給我們您的祝福嗎？

我們決定從今天開始不睡覺，直等到您的回音！

好嗎？鹿橋先生，到大來玩！

祝福您！ 祝福您！ 祝福您！

成大的同學們：你們知道嗎，我爲了來不及到臺南去拜訪你們，又不甘心只寫一封短信道歉——這個歉怎能道？——又想哪年才能再去臺南，再訪成大？等到那時候到來，你們恐怕又早已畢業四散了！學校就是人生歷程的一個短期旅社——套那句「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又偏偏這麼不留情。爲了這無法排解的思潮，我才真叫你們鬧得好些夜裏沒有睡過實覺！瞧你們用的字眼兒這麼窮兇惡惡地：一邊佔了理不去考書，一邊吓唬人說不睡覺！我想你們把信發了，興奮了一天，到晚上閉上了你們年青的眼睛，一定一覺睡到天亮，連半個夢都沒有！

我呢，離開台北後在日本各地旅行，中間回美國在檀香山開了王陽明五百年紀念的哲學討論會，又回到日本繼續旅行考查，一切都很順利，想都是你們左一個祝福，右一個祝福給我的好運氣！

現在可別因爲被我搶白了兩句，就生氣不祝福我了。——其實我很感激你們這封信，也很心疼你們這些口齒伶俐的孩子，小心我若是轉了壞運氣，我回過頭來咒你們！

現在咱們別鬥口了，能不能請你們收下這篇序權當回信？原諒我一直拖延了這好幾個月？我答應下次來台灣以前一定先給你們信——寫給誰？請來信告訴我你們是幾年級的學生，是不是要畢業了？同時請把你們的刊物寄給我

。你們同許許多多別的學校的同學，在我對台大同學講演時，都在我的心上。我現在對你們說的話，也是爲了他們大家才說的。寫信給我兩個地址：春秋兩季開學的時候寄：

Professor Nelson I. Wu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chaeology

Washington University

Saint Louis, Missouri 63130, U.S.A.

七、八兩月寄：

Mr. Nelson I. Wu

Yenling Yevuan

1530 Notch Road

Cheshire, Connecticut 06410, U.S.A.

又是一右一左，一個論文，一個詩篇。左也好，右也好，我真盼望你們來信。

我想知道的事很多，例如你們逛街、坐咖啡廳都談些甚麼，更想知道未央歌上演的情景。我想告訴你們的事也多，例如讖情錄是怎麼一本書，我現在又在寫甚麼新作品，現在都不能細說。只可大概解釋一下，讖情錄本來是讖情書，這名字是書中所收二十篇文中一篇的篇名。這個小冊子可稱爲準備未央歌的一個小素描文集，原要等我寫一篇序再印的，後來因爲朋友及朋友的朋友一熱心，又不知就裏，我還不知道呢，已經發行了。現在我們還要加上序再出一個新版，這就是我在再版未央歌時提到作學生時所寫的稿子「也選出一部份來出版」的事。

在臺灣有一天有一位陸國民先生帶了他所譜的「散民舞曲」來看我。我極愛這生動的曲子，本想印在這裏介紹給你們，現在也只好等下次加上他爲未央歌作的其他樂曲一同發表。雖然這次來不及，不過可以這麼提一下也叫我心上好過一點。

「散民舞曲」採用的歌詞在本書二七六一—二八〇頁。我當年準備自己有一天爲它譜曲子的。寫書時怕將來譜曲時忘了當時的大意，就把許多註腳寫到書中去，好提醒自己。如同：「這樣兩小節重覆兩遍，調子是一樣的。」又如：「這四小節音調先揚後抑，彷彿一朵烏雲遮了夏日！」「然後節拍忽然改快。」等等。可是我聽了國民的曲子，實在太好了。又真摯，又流利。一點也不像時下捏手捏腳以城市人的口味硬派給村野古樸的山歌那種造作的格調。那天我屋中還有幾位朋友一同聽他的曲子，我當了他們說：「從此這支歌用你的曲譜了，我不爲它製譜了。」國民並不是一位職業作曲家，據他告訴我他沒有受過正式音樂教育，因爲家境關係，早年停學，現在在裕隆汽車公司作裝配工人。未央歌他讀了好幾年，他也有同他討論這書的朋友，也有去自己思索的地方，他的地方不是咖啡廳，是村外山上的一個小破廟。這些都是細節，要緊的是我們大家處境不一樣，可是志同道合，可以一見，甚至未見，卽如故。

說起一見如故來，我在臺灣還去看了好幾處村鎮同廟宇，長春、臺南是達海帶我去的，鹿港是我自己去的，那時若是已得了成功大學同學們的信，順道就去拜訪多好！去北港的一次有七位台大同學陪我，我們說了來回兩程的話，喫一路零食，笑一路。回程很晚了，仗着天黑，又藉口公路局車走起來聲音大可以掩蓋，我們足足唱了好幾個鐘頭的歌，把大家會的歌都唱完了。

這些新朋友常問我當年大學生活與目下的異同，我心上常想這件事實在在各人的看法。又問我各地山川人情之異同，在校與入社會的改變。我的回答也是一樣。這都是我愛談的事，都留到下次再寫。可喜的是大家都不是消極地只想這些環境如何影響我們，而是都有積極的事業在心上，希望影響環境。

比如說風土人情，我至今懷念雲南，若是說別的地方就不能叫我們愛，那怎麼可以！自然是因爲從一個地方學會了整個的愛；愛自然環境、愛動植物、愛人、愛他們的心境，然後才知道怎樣去愛別的地方，去愛整個世界。

因此，今日大變動中的世界，震蕩中的中國文化都叫我們關心。今日的國界已不是昨天的國界、空氣、水源是大家要不分國界聯合起來一同保護的，疾病的傳染要大家一致來防犯的。這個世界恐怕我們趕緊愛都來不及，各個文

化趕緊協調都來不及，更不要想那種舊式的攻城略地，開疆拓野的狹窄看法了。今日我所認為國無界，戰無勝的情況，其實非常接近中國先秦已見端倪的宇宙觀念及人世理想。宇宙是上下四方、古往今來，人居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內。不知者為不知，而切身的事要負責任，兄弟之間，何會要分彼此？

未央歌的讀者：不問你的鄉土甚至國籍，不問你頭髮眼睛的顏色，說話的聲音，咱們一同來嚐這個理想的滋味。這個理想是不能為消極的人所接受的，悲觀的人更會自以為經驗豐富譏笑我們幼稚。我們就說：「你們的陳舊的經驗已經變成了你們的累贅，快重新拂去思慮裏的塵埃再看見自己幼稚的心！」

二十多年前原子物理剛為社會所聽說時，有一位採訪記者問我一位朋友說：「大家都說這個新物理原理非常難懂，您認為怎麼樣？」這位老教授說：「是非常難，說幾個鐘頭都未必能說出頭緒。」記者就問：「您是物理學名教授，一生研究物理已經多少年了？」他說：「差不多三十五、六年了。」

「您想，」這位記者找到了一個門戶可以進窺：「若是用了三十五、六年的功夫，再要深入還這麼難，人生能有多少年，下一代的人先用去三十多年準備，再求進步，一生還剩下多少時候呢？」

這位老教授點着銀白色的頭，慈祥地說：「打破物理學下一個關節的人，今天不會有二十歲。他不用重新學我所學的一套，他也不必用舊術語來解釋新理論。對他說新物理反是容易的！」

這話多幼稚得可愛！又多樂觀！

今天大家覺得樂觀難，其實未央歌中那些年樂觀又何嘗容易？所以一切還是在答人，一旦看見了這條明路，誰還能再閉上眼？

誰知道呢？再過二、三十年，也許有年輕的同學來問你們：「那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不是很苦惱、很黑暗嗎？」你們怎麼回答呢？

鹿 橋

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
於延陵乙園風雨樓頭

再版致未央歌讀者

八年前未央歌開始排版的時候，我正因為研究工作在東亞及東南亞一帶旅行。到現在那種雙重生活在記憶裡還很清新：未央歌的校樣一包一包地由人生出版社的醒園夫人從香港分批給我沿站寄到印度，我隨收隨校。每到了有郵局的城鎮就把已校對好了的寄一批回香港去打紙型。我這邊呢，火車到了要考察的地方就下車去訪尋古寺廟、山洞，攝影，記筆記。回到火車上就校閱未央歌。印刷樣張的紙稀薄得半透明，火車行走時風又大，那一場校稿功夫真不算小，幸喜吹破的張數不多，也沒有從車窗給風帶走的。

開始印刷要出書的時候我在日本京都。那篇「出版後記」（見附錄）就是在京都寫的。寫好寄去香港，印在初版未央歌最後面，算是交代了一下這本書出版經過，並且向讀者們介紹一下那一次旅行中認識的幾位愛護未央歌的新朋友。

未央歌從完稿到出版其中在我手裡先壓了十四年。許多朋友的鼓勵終於結束了這個隱藏時期，又是由許多朋友幫忙，這本書才在一九五九年問世。我當時心上想得很清楚：一部文藝作品必須自己去創它的天下，求自己的評價。它得去受一段時間的考驗。同時我也是為我論文式的那一半生活忙得不得了，覺得已經為這詩篇的一半盡了我的力，於是躲懶地在「出版後記」結尾說：

……原來還想借機會也點明一些書中埋藏的多少暗比、隱喻的。現在想想這種對文藝作分析、探索的態度又是太「論文」式而不「詩篇」性了，所以就結束這篇後記，放未央歌自己去這生，化、轉變的大千世界裡浮浮沉沉罷。

我倒底不是個忍心人，因為這最後的一句話後來這幾年頗有不少難題。我勉強自制地作了八年旁觀者看未央歌鼓勇泅泳於這時代的湍流之中。有時真忍不住要寫信去謝一篇盛讚的書評，有時難抑止不回答一封隔洋寄來的長信

。可是我把剪報同信件只是珍藏着，沒有回覆。香港報上有一次說我是久居日本的華僑——想必是因爲「出版後記」是在京都寫的關係——我也由它去。

在這一段時間內老朋友老同學們讀過原稿的與我可以說是在一個小世界裡，未央歌書的新讀者在另一個小世界裡。現在這一段考驗的時間過去了——新的考驗又開始了。

從現在起讓我們互通互訊，讓我們討論這本書也討論我們這大時代的文化藝術問題，讓每個小讀者世界中的朋友彼此認識，也讓兩個讀者世界中的朋友彼此通消息。我的新讀者們，讀這次再版的朋友們，你們可知道那些鼓勵我再版，再版了好買一本收藏的讀者要比你們年長八歲到十歲？這年歲較長的一代又比我在西南聯大那些同學們小上差不多二十歲！你們再算算看，書中那些師長們及以師長們作藍本修改配合所寫成的可敬愛的先生們，今天尚健在的都已是七十開外的人了！

寫到這裡，我何必再畏縮，讓我告訴你們，書中的董常委自然是聯合大學三位常務委員的合相，而是依了梅貽琦月涵常委的神情身量寫的。未央歌出書之後，我一家六口路過臺灣去歐洲，正在臺北市收到香港航空寄來的第一本新書。我們捧了書到金華街清華大學辦事處去呈給梅先生。一路上說得高興，沒人注意一歲半的小昭楹，他靜自得地用新書磨牙，把書啃去了一角兒！那一天跟梅先生談得好不開懷！可是這一次再去臺灣，就只有在金華街月涵堂瞻仰梅先生的遺容，在新竹謁梅園的新墓了！

未央歌是獻給我最親愛的父母親的，現在我的雙親都已故去了！

朋友，未央歌還是未央，書裡書外的人物個個盡其在我地一陣陣後浪推前浪！

有一位新讀者最近來信說：

自從得同學介紹，在港購得未央歌一本（好不容易）後，一直心儀其作者。此書傳閱同學間，幾至散爛，大家都認爲此書應爲大學生必讀，能喜愛此書者方以爲友……

想想罷：我們多幸運！該多麼感到鼓舞！我們彼此雖多半沒有見過面，可是在書中如聚一堂，就如在昆明城北

的「新校舍」一樣。我們散在世界各處，我們年歲上下相差有半個世紀，也連鎖着天上人間！我們自覺有個性、有理想、自許有判斷，也樂觀。可以為友的人遙遙可以互相鼓勵。前浪後浪推擁裡，時代潮流混亂中，隱約依了這些弄潮兒的英姿、部位，也可以看出一些新世紀的秩序來罷？

這件做朋友的事裡面確有一段理由，且留在後面慢慢講。現在讓我先推心置腹，一總把八年來要談的幾個題目選出少數幾個重點簡單說一下，算是向所有好心問訊的朋友作個統一的回答。同時也把自初版到再版中間一些瑣碎的事記錄一下好看出來龍去脈。還有就是這次既然要打通一氣聯絡同好我們自然要公平。我這次在臺北時應臺灣大學歷史系之召公開講了一次未央歌，那麼我告訴一部份朋友的話應該讓別人也聽聽，也參加點意見。以下分段略談的幾點多半是就那天講演後記錄下來的筆記加上回憶寫的。我當初要「詩篇」與「論文」兩種生活在少年學習時分別養育生長。現在在中年為事業努力時我要這兩方面合併才好體驗人生。若不是因為這個新看法，我也許到今天還是一任未央歌去浮沉，覺得沒有我的責任。現在我百忙之中開了幾個夜車來思索這個問題，自己也感到獲益不少。

在我這次又因為研究工作回到了東亞之前，這七八年裡關於未央歌的事我都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市上原版本不久就賣完了。兩種影印的翻版書也好幾年都不容易找了。這兩種翻版書裡的一種叫做「未央曲」的有人寄給我留作紀念，另外一種分裝成上下兩冊的叫做「星月悠揚」，是這次到了香港見到老同學宏孝才由她找出來贈我。兩本書除了把原版改頭換面外並且截頭去尾，前面少了「獻辭」、「前奏曲」、「緣起」、「昆明西南聯大回憶圖」與「楔子」，後面截掉了「尾聲」、「謝辭」，弄得這書大章法的結構都連痕迹也看不出來了。至於所有附錄中的材料如「校歌」、「紀念碑」、「碑文」及最後的「出版後記」跟版權頁上印的我的幾個通訊地址更不用說都取消了。少了首尾這幾段自我內心傾吐出來的文字，真叫我看了這被割裂的未央歌傷心。去了附錄裡的材料，就如同撤去了未央歌的背景史料，也都令人惋惜。這次見到醒園夫人，她又告訴我市上還有過第三種。封面與原版一樣。可是我們趕緊去找，到現在沒有收買到，所以內容如何還不知道。